

# 蓝田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蓝田县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蓝田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蓝田县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七月

**封面设计：**刘子泽

**题    字：**王安国

**封面图案：**蓝田县公王岭猿人遗址纪念馆

《蓝田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蓝田县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陕西省内部图书准印证(陕出批)字第10215

蓝田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1—1000册    工本费2.60元

政协蓝田县第八届委员会  
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 :袁志明

副主任 :田德华 樊维岳

委 员 :李民清 安禾荣

赵养民 戴生玉

**审 稿** : 曹文升 曹永斌  
**主 编** : 袁志明  
**校 对** : 袁志明 赵秋芳 王宏信  
刘养正 王立学 杨新民

## 编者说明

“以史为鉴，以文会有”。认真做好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对于扩大统一战线，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改革、开放，加速我县经济建设步伐，有着重大的意义。

近两年来，我县文史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重视下，广大业余文史撰稿员和热爱文史工作的老同志，不辞劳苦，回忆走访、调查了解，核对事实，默默无闻地撰写了数篇文史材料。经过我们审阅，从中筛选了34篇的7万余字的历史稿件，编入《蓝田文史资料》第十一辑，将和广大读者见面。在此，我们对关心、支持文史工作的各级领导和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广大文史撰稿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恭请赐教。

政协蓝田县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者  
一九九三年五月

# 目 录

## 往事回忆

- 忆汪锋同志在我家……………  
丁宪斌口述 刘治合整理 (1)
- 潞源街一战……………  
李彦德口述 王森权整理 (4)
- 夜过封锁线…………… 周斯瑞 (6)
- 蓝田东川罗李堰索忆…………… 赵良佐 (14)
- 干沟流淤土坝…………… 侯启哲 (16)
- 岳耀堂在绥远抗日前线……………  
孟继良口述 孟全吉整理 (18)
- 伪红崖寺警察局长齐振国起义经过…………… 周斯瑞 (21)
- 解放前我县基层教育的几个侧面…………… 王正才 (25)
- 蓝田文物考古工作回忆…………… 樊维岳 (29)
- 用丹麦牛改良我县黄牛的经过…………… 李志勇 (50)

## 旧时建制

- 国民党蓝田县组织创建经过…………… 元清顺 (57)
- 民国时期蓝田县财务委员会…………… 侯启哲 (63)

## 地方史料

### 蓝田

- 党最早领导《蓝田区高》……………胡安祥(65)  
蓝田解放前后的卫生事业……………赵生乾(72)  
我所知道的蓝田防疫卫生工作……………赵良佐(76)  
社火之乡——史家寨乡肖家坡村……………惠建德(78)  
蓝田木偶和皮影戏概况……………徐志哲(82)  
水冲龙王庙……………

李德福口述 刘治合整理(95)

## 人物轶事

- 赵伯平历史上的几个别名……………元清顺(97)  
侯克前烈士事略……………侯启哲(102)  
牛兆瀛轶事一側……………贾克科(105)  
牛蓝川先生对挽集要……………张万荣供稿(107)  
李养初轶事二则……………侯启哲(117)  
蓝田名医简介……………县志办供稿(119)  
皇甫川著名兽医陈夺亮先生……………惠建德(125)  
忆杨良才同志二、三事……………

肖学武供稿 惠建德整理(128)

近代汉二黄名艺人黄亮子……………

阮世斌搜集 李永清整理(133)

民间艺人余忠善……………蔡树勋(136)



## 民间传奇

- 旧时期民间信奉诸神述略…………… 曹永斌 (138)
- 红门寺“八景”的传说…………… 刘治合 (151)
- 阳坡鱼洞奇观…………… 裴建强 (157)

## 宗教人物

- 佛教高僧慧玉法师…………… 段明灿 (161)
- 智胜法师事略…………… 段明灿 (162)

## 回忆汪锋同志在我家

丁宪斌口述 刘治合整理

我叫丁宪斌，1910年11月生，现年83岁，家住蓝田县红门寺乡甘坪村。现将汪锋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我家养伤情况回忆如下。

我在蓝田师范上学时，汪锋和我弟弟丁宪勋是蓝田高级小学的同班同学，他经常到县师范学校和我见面，他当时的名字叫王均智。以后，我因父亲病故，家里无人，我才由师范学校辍学回家。1933年8月间的一个傍晚，王均智突然来到我家，看见家里无有外人，便到房后密林中叫下来三个人，这三人浑身上下都是泥土，所穿的黄棉衣也破烂不堪，我赶紧叫妻子给他们做饭吃。饭后，我先安排他们在炕上休息，而他们坚持要睡在楼上，我便上楼铺了一个草铺让他们休息。当晚我虽没问他们来干啥，但我知道他们是搞地下工作的，看样可能才打了仗。第二天早，我把饭端到楼上让他们吃，方才知均智在打仗时腿部受了重伤。他们在我家住了三天后，未受伤的三位要走，我说：“你们等王均智伤好了一块走”。他们

说：“你家下边就是保长家，我们住在这里不安全”。因此，我也再没挽留。当时因父亲病故，家中经济困难，我只给他们每人借了四个银元作为路费。那三人走后，王均智在我家养伤半个月，伤情才基本愈合了，他要走，我就给他新做了一身学生服穿上，又给了他八个银元作为路费，送他出山去了。

王均智走后没几天，消息被暴露，土匪头子郑三有把我抓到戈牌街乡公所审问，说我私藏共产党，和共产党串通在一起。在串问的过程中，我才知道王均智改名叫汪锋，是在戈牌银进口和国民党军队打仗，打散后翻山越岭、穿树林到我家的。伪乡公所匪首郑三有把我转到戈牌呼托村关压了八天，后经家里寻人说情，以一千二百块银元才把我保回。所用钱全部是借别人的，我无法归还，无奈将五石租子卖掉，才给别人还了帐。后来，玉川乡公所王兆庆又多次来我家问我“和共产党还有活动没有”？我说：“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在家不能外出。从此在家看些药书，学会了行医看病。解放后，汪锋同志一直没有和我来往通讯，也不知他在那里工作。直到1985年汪锋同志由北京回蓝田探亲，在玉川乡府我们才见了一面。

我从内心说，解放前后没有给党做过大的贡献，但是，这些年党组织对我非常关心，每年春节前，县、乡领导多次来我家慰问，县上领导和统战部年年

给我送救济款，党和人民政府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家的生活。1988年红门寺大水灾之后，县上领导亲自给我送了一件呢子大衣和十多件棉衣、单衣，使我终生难忘党组织的深情厚意。

## 灞源街一战

李德彦口述 王森权整理

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即1946年),李先念率部分西路军从商洛转战于蓝田东山灞源一带,部队到青岗坪已是黄昏,当晚就地宿营,李先念住在青岗坪附近芋子沟一个贫苦农民陈启文家里。

李先念身材魁伟,方正脸堂,操着浓重的湖北腔,谈话趣味深长,平易近人,村里的老百姓都爱和他搭腔、聊天。李先念借闲谈之机,向当地农民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打倒土豪劣绅,翻身得解放,该村好多青壮年贫苦农民觉醒后踊跃报名从了军。

八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李先念和十几名指战员正在看着地图,筹划着重要部署。此日,正是阴雨霾霾,大雾茫茫,身着灰军装的李先念,站在窗前,开窗向外一瞧,“好哇,天助我也!”随即命令各团、营、连向灞源街分三路进发。

驻防灞源街的是国民党保安五团,该部在此终日摆场耍赌、绑票、奸淫妇女、敲诈百姓、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李先念为了消灭这伙顽匪,为当地民众出

口气。杀杀敌人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他亲自指挥战斗。

部队从青岗坪统一出发，然后从三个方向向灞源街迂回围剿。匪军们正在屋里忙着赌钱，只听屋内狂笑声、骂娘声、哼黄色小调声混杂一片。有的喊道，“麻子对，是我的”。十二时整，三路人马把小小的灞源街围个水泄不通，敌人还蒙在鼓里。我一连两个战士上去又先抓了两个哨兵，都是守桥的。李先念采用切西瓜式的战略战术，先把敌守桥的一个班与街中指挥部分开吃掉，缴了这个班的枪械，进行了训话。守桥兵听了李先念的训话之后，纷纷反戈，于是枪口转向街中本部指挥所猛烈射击。听到枪声、炮声，正在玩麻将、耍赌的如初梦惊醒，组织反扑。由于街后、街前及左右几个制高点，都被我军占领、居高临下，周围都埋伏着我军战士，敌人反扑几次都被恨仇的子弹挡了回去。当地游击队麻林有带部配合这次战斗。

这次灞源街战斗，捣毁了敌团部，活捉了敌一连连长王善有，消灭了敌人数百名，俘虏六十余人，缴获步枪三八式共二百多枝，机枪八挺。李先念对被俘人员政策是：愿回家的，发给每人银元两块；愿参加我军的，遂即更衣，参加整训。

灞源街一战，极大的鼓舞了当地群众，大杀了匪军的反革命气焰，显示了军民团结的巨大威力。同时，显示了李先念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帅才本领和天才。

## 夜过封锁线

周 斯 瑞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包围陕甘宁边区，兴师动众，修筑了东起黄河，西止宁夏的一条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上，他们部署以胡宗南为核心的数十万军队，将边区层层包围，企图以此从政治上孤立共产党，隔断革命人民与陕甘宁边区的来往，从经济上扼杀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达到他们消灭共产党的目的。在这条封锁线上，不知有多少革命青年被逮捕、监禁，不知有多少革命志士被严刑拷杀。因此，当时人们称之“死亡线”。它渗透了不少革命者的血和泪，也受到了中外社会舆论的同声谴责。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个夜晚……，我从马栏工委出发时，交通科长孙生贤给我包好了化装出境的衣服；当时我有说不出的依恋和忧虑。来边区六个年头了，今天就要离开这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到封锁线外的另一个充满白色恐怖的独裁统治区去工作，尤其是要通过这条与死亡打交道的封锁线，不由得神经有些紧张。中午到了瑶衣区委，统战科长王焕如将我带到边境村镇瑶区，从一个

僻背的小巷走到大门前，他轻轻拍了三声关门，有人开门，我们进去，里边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我曾认识）也是准备外出工作的同志。王焕如对我们说：“你们三个等着到夜深人静时，我派人送你们过去”。并叮咛我们“在这儿说话要低声，不要引起外边人知觉，你们三人也别多谈什么，这是组织纪律，你们都知道”。他走后，我们又轻轻将大门关好，在房子里试穿着各自带来的化装衣着。我穿戴好后，总觉得别扭，多年的解放服，列宁装穿惯了，这时叫这长袍、礼帽束缚得浑身都不舒服。相识的那位同志问我：

“你是干什么的？”“小学教员”。他吓吓笑了，并说：“不像，不像”。他说：“来，试试我这身吧”。于是，我穿上了他拿来的一件紧身黑织贡呢短衣裤，戴上一顶传统的店伙计的小瓜皮帽，数我年纪小，我就充当了一名随身小伙计，万一碰上敌人盘问，这就是我们三人的关系，又商定我们都是耀县人，他姓张，我姓唐，那位姓李。我们扮演的临时角色，台词就这样定好了，只等夜晚的到来。

本来冬天的黑夜来临得早些，但今天不知怎的？似乎天在和人作对，夜幕却拉得特别慢，直急得我们三人不住的在房里打转转。好不容易等到天黑，才听见有人拍门。王焕如领着另一个人走了进来，他关好门，挡好窗，点着了小油灯，指着同来的一位青年农民，向我们介绍道：“这是你们的向导。今夜遇封锁



线由他护送你们，一切听他指挥”！我们亲切地和他握过手，老王将带来的干粮袋打了开来，说实话，我们实在太饿了，于是他俩在傍边筑着看我们狼吞虎咽吃干粮的情景。向导说：“不要急，还早，慢慢吃吧，吃饱了再走”。出发前，向导说：“我们边走，每人相距五、六尺远，一个看一个人的身影，但不敢离得太远，太远容易失掉联络。路上你们要看我的动作，我爬下你们也爬下，我弯身猫着走，你们也猫着走。不能咳嗽，喘气时用手帕捂着嘴。”他怕我们太紧张，又给我们说：“封锁线没有什么了不起，我领同志们过了几年封锁线，白天黑夜都走过，还没有出过一次事故哩”。他特别叮咛我们，如果碰上敌人在碉楼上喊问，让我们不要吭气，说那多半是敌人干呼冒诈哩。”并说：“在第一道封锁线上，万一敌人开枪，我说跑，你们就分开，从原路往回跑、若到了三道封锁线，就往外跑，钻梢林……”。他说完后，王焕如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颗“提神丸”麦粒大的一颗鸦片烟，让我们用口水咽下去。再交给我们每人一块白布，让罩在背上，因为有了它，在雪地里敌人不易发现。

出发了，我们跟着向导，默默地绕出街巷。王焕如同志将我们送出窑村，翻过沟，上到对岸的坡楞上（这是交界线上），才和我们一一热情握手告别，并悄声说：“祝你们一路平安！”话语像一股热流，使